
阿布扎比 — 英才每日会议
格林威治恒星时 2017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 — 12:00 至 13:30
ICANN60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

扎希德·贾米尔

(ZAHID JAMIL):

在 ICANN 社群外部，你们想要考虑的人的典型例子是学员和其他人，甚至是社群外部那些你们实际上可能进行互动并可能将其带入这个领域的人，尝试找到这些人，看看谁是最佳人选，然后由我们任命到各个职位，董事会的职位是开放的。我们也任命了其他 SO 和 AC 中的两个领导职位，我说的 SO 和 AC 是支持组织或咨询委员会 — 我说的对吗？委员会。ICANN 的所有缩写你们很快就会熟悉的。

这些是所有的领导职位，取决于空缺与否，提名委员会有填补这些职位的责任。今年，董事会有三个职位空缺，作为提名委员会，我们需要从社群内部、社群外部找到适当的人来填补这三个职位。

同样，GNSO 理事会（即负责通用顶级域的通用名称支持组织）将有一个无表决权职位，这是我们必须填补的一个职位。我们将需要找到某个人，将其选举并任命到该职位。

ALAC（一般会员组织）有两个职位也要填补，一个来自欧洲一个来自北美洲，我们需要找到感兴趣的人，对他们进行审查，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任命。

注：下文是通过音频文件转换而成的文本文档。尽管文本记录稿基本准确，但某些情况下会因音频不清或语法修正而导致部分文本缺漏或有误。本文本的发布旨在作为原音频文件的补充资料，不得视其为权威记录。

ccNSO（即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很可能有两个职位需要任命。

眼下，我们正尝试组织大家聚在一起，在今年内和明年一月初之前决定我们的流程是什么，我们将在我们的网站上邀请一般会员社群和社群外部的任何人来申请我刚刚谈到的多个职位。我们可能希望提供职位说明，所以请看一下。

如果您知道应该会申请这些职位的人，我们希望并鼓励您找到这些人并让他们进行申请，因为只有任命向我们提出申请的人才是好的任命决定。我们可以找到某个人说，“去找吧，我们相信您会做出好的任命，我们会做到的。”您需要通过该流程提出申请。您需要填写一个申请表格。您需要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申请表格。之后我们将会考虑并进行选举。有时我们会进行面试，特别是针对董事会，一旦委员会做出这些决定，我们就会进行公布，我就是我们填补职位的方式，顺便说一下，这是一个高度机密的流程。

就像我先前提到的那样，坐在我右边的达蒙·阿什克拉夫特 (Damon Ashcraft)，他是明年的候任主席，我们有一个继任程序（通常我们有一个主席和一个候任主席），如果去年我右手边的汉斯·彼得 (Hans Petter) 担任主席，那么现在他将担任副主席，作为主席的顾问。当您获得主席这一职位时，基本上您要花大约三年的时间，一年用在学习上，一年用在完成工作上，第三年你基本上是坐在海滩上喝冷饮。不，我只是开玩

笑。第三年实际上是给出建议，我认为有时候副主席这一职位可能更有挑战性。下面我想把发言权交给我的候任主席达蒙，他可能想要补充一下我所说的内容。有请。

达蒙·阿什克拉夫特：

非常感谢扎希德，感谢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和我们对话。能与学员们对话我们感到非常兴奋。你们能主动来了解 ICANN，到阿布扎比参加这次会议，真的是太好了。

提名委员会做的其中一件大事是进行招聘，很多招聘都是针对多个领导职位的，但也涉及下面的职位。很多领导职位来自组织内部，一些来自组织外部，很高兴看到你们都在这儿并参与了，我鼓励你们在阿布扎比会议期间抽空考虑一下你们遇到的不同小组，找到你们最感兴趣的 ICANN 方面，采取下一步行动进一步参与其中，因为你们所有人显然都非常成功，很难预料，有朝一日你们可能会加入 ICANN 董事会或担任另一个关键的领导职位，一切都从这里开始。我为你们而感到非常兴奋，现在有请大家提问。

扎希德·贾米尔：

非常感谢达蒙。有请汉斯。

汉斯·彼得·赫伦

(HANS PETTER HOLEN): 好的。我想强调几件事。提名委员会任命一半的董事会职位，如果您想参与并最终在董事会度过 25 年的时光，一旦您通过努力进入 ICANN，我们有支持组织 GNSO、ASO 和 ccNSO 将其成员任命到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负责提供独立意见，所有支持组织都会将成员任命到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并不是躲在某个角落聚会的秘密社团。从每个支持组织任命的人任期为一年，之后可以续任一年，负责任命董事会成员，但或许对支持组织来说最重要的是，如果您认为 ICANN 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组织，那么政策工作不应在董事会进行，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想要做出贡献并有所作为的人推荐自己加入普通会员咨询委员会、GNSO 咨询委员会、ccNSO 咨询委员会，为它们带来新鲜的想法和血液。

在出席了几次会议后，我真的想鼓励你们考虑一下你们自己是否想要推荐自己，并认为“实际上我可以在这个小领域中做出贡献。”那就是上世纪 90 年代我参与进来的方式，在适当的会议上，我想到“如果我们能够先写下政策然后再实施，或许会有不同的结果，”之后我参与进来了，直到今天我坐在这里。

如果你们环顾一下，甚至在 ICANN 董事会，也可以找到以前的学员，实际上很多人都是通过英才计划加入进来的并为该计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我想鼓励你们考虑一下所公布的这

些职位，或许有某种方式可以获得不同的结果，我们欢迎你们提交申请。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SIRANUSH VARDANYAN): 在这一轮的提名委员会选举中，我们推选了两位学员担任一般会员职位。这太好了。非常感谢，先生们，接下来将进入问答环节，我们将使用剩下的 15 分钟来向提名委员会代表提问。是的，我们将从维克多 (Victor) 开始。

维克多·哈维尔·

贝塞拉·拉莫斯

(VICTOR JAVIER

BECERRA RAMOS):

谢谢。大家下午好。我叫维克多·贝塞拉。我来自委内瑞拉。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顺便说一下，您可以用母语发言，因为我们会提供翻译。如果您愿意的话，请利用好这次机会。

维克多·哈维尔·

贝塞拉·拉莫斯:

我更想以英文发言。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维克多·哈维尔·

贝塞拉·拉莫斯：

或许我的发音不是那么好，但我仍然想以英语发言。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提名流程。你们选择 ICANN 外部的某个人使用的标准是什么？候选人应该达到的最重要标准是什么？对于 ICANN 内部的候选人，最重要的标准又是什么？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不知道我问的问题是否正确，因为昨天我看到公共论坛中有关于董事会成员证书或什么的讨论，或许我听错了，但好像是非常激烈的辩论，争论此起彼伏。我没有很好的去听，或许您可以更好的解释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是，请告诉我可以到哪儿去了解。谢谢。

达蒙·阿什克拉夫特：

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问题。我很乐意回答问题的第一部分。关于我们考虑组织外部的个人的标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硬性的规定，但我们有考虑 ICANN 内部的个人的标准。

总体上，这是因我们为其任命领导的不同组织而异的，例如拿董事会来看，坦白说董事会的任何人，我们考虑的最主要因素是这个人是否会推进组织向前发展？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标准，我知道我们要寻找有领导能力的人。我们要寻找具有良好道德品质、聪明、感兴趣和熟悉 ICANN 的人。

这并不意味着您需要在组织中处于有力的地位。我们有好几位成功的董事，他们第一次 ICANN 会议是来面试董事会职位，确实有这样的情况。ICANN 最好的一点是，加入 ICANN 并不需要费多大劲。我的意思是，您需要做的是表现出兴趣、展现自己并完成工作，您真的可以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

扎希德·贾米尔： 让我非常快速地补充一下。如果你们看一下 2016 年 10 月的章程，其中有一些法律或 ICANN 章程要求我们遵守的标准。我们的确考虑到了这些标准，但我认为提名委员会的目的实际上是尝试找到我们认为能够最好地服务于社群的人。

那不一定表示那个特定的人必定在 ICANN 社群外部或必定在 ICANN 社群内部。这是提名委员会内部每年都会讨论的问题，我们是要重点关注独立性和先前从未了解过 ICANN 的人，还是实际上来自于社群、处于有力地位并知道流程是什么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进行过这方面的讨论。例如，我们董事会有一些人之前从未来到过 ICANN，不知道 ICANN 是什么，但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实际上在董事会内部或其他组织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有一些人来自社群，他们被任命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了解社群是什么。

我不希望你们考虑可能会将你们排除在外的事情。你们要考虑的是，你们自己是否能够做出贡献并具备相关技能和专业知识。

汉斯·彼得·赫伦：

您想让我回答第二部分的问题吗？我没有参加昨天的公共论坛，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讨论了什么。

我可以告诉大家，提名委员会不会分享任命的理由。我们对收到的所有候选人信息完全保密。我们会公布相关流程。告诉你们我们在做什么，该流程如何发挥作用，但我们不会讨论候选人、其资质或推选理由。

遗憾的是，今年有一些接收组织自行承担这一职责来挑战提名委员会的任命，我们收到了 ccNSO 的信函，我在昨天的公开论坛中说，我认为那完全不合适，这样做的结果是候选人辞职。她参加了公开论坛，她还说应该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与人打交道，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来创造一种环境，让想要做出贡献的人实际上可以做出贡献。我认为，提名委员会的任命 [听不清] 是符合 ICANN 章程的。

2013 年，ccNSO 发送了建议，遗憾的是提名委员会不知道这些建议是什么，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地遵循或不遵循。我知道走廊上也在讨论 GNSO 任命。我不知道该讨论的实质。我知道，其中一些讨论已被纳入考虑，但你们需要进行尽职调查，调查所提供的信息是否正确，此时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我们的流

程中，我们会请外部调查员来检查申请表格上的内容、查看 LinkedIn 个人简历、您是否被定罪等等，实际上主席会评估报告中是否存在可能影响提名委员会决定的任何内容，然后才会交回给提名委员会。简单来说，那就是我们所做的事。

明年，我们打算在更早的时间进行调查，以便将其作为决定材料的一部分，但实际上 GNSO 中的一些人可能具备或不具备没有传达给提名委员会的标准，因为在我翻看档案时，我没有发现 GNSO 针对提名委员会任命的任何人的要求提供任何建议。在不了解具体讨论什么的情况下，你们可能会说，有一些讨论假定发生了什么或未发生什么，但不一定基于事实 —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我有一个请求，我们只剩下 10 分钟了，你们应该在 30 秒内结束发言，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在等待发言。好的，首先是舍奈 (Chenai)，接着是索尼娅 (Sonia)、阿布德尔贾利里 (Abdeldjalil)、亚历山大 (Alexander) 和黛娜 (Dina)，之后我将结束问答环节。

舍奈·谢尔

(CHENAI CHAIR): 我只有 30 秒钟，我的问题是，鉴于昨天提出的关于 ICANN 董事会为什么仍然存在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的问题，您认为男女比例失衡吗以及 ICANN 内部的领导职位申请流程。

扎希德·贾米尔:

很高兴您提出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可以给您一个非常好的回答。今年不是我担任主席，但去年汉斯是主席，你们会发现任命的董事会职位只有女性。我们有两个职位。这是我们能够任命的最多职位数，我们不能提供第三个职位。我们只有两个职位。两个都是女性。我必须要说，2017 年提名委员会的所有荣誉都归汉斯，我是说那不属于我。我是候任主席，但它不属于我。在那时，是主席汉斯·彼得真正地将进行外展当作他的使命，去年有学员参加，他竭尽所能提供 DNS 早餐会或任何鸡尾酒会等等 — 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那年的第二次会议之后，就在那周，我们的员工被女性申请人淹没了。我们希望再次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想要确保我们有更多的女性申请人，当然是合格的女性，那些说很难找到她们的人，我想情况并非如此。这只是找到她们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合格的女性。比如去年任命到董事会的那两位女性。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让学员和社群中的其他人提出申请，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些申请，对他们进行审查，然后任命他们。我们确实考虑到了多样性。

目前我们没有具体的性别平衡要求，但你们可以放心，在社群提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去年就回复过了。是汉斯回复的。下一个问题？

汉斯·彼得·赫伦： 我想去年我们有 36% 的女性申请人。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索尼娅？您可以靠近一点吗？好的。谢谢。阿布德尔贾利里、亚历山大和黛娜。

阿布德尔贾利里·

巴沙尔·邦

(ABDELDJALIL

BACHAR BONG):

好的。非常感谢。我将用法语来发言。首先我想说谢谢。我叫阿布德尔贾利里，来自乍得。我的问题是，提名委员会应该如何独立于董事会和很多其他组织来工作？提名委员会在地理多样性方面的角色是什么，特别是选择候选人和申请人方面？

如您所说，讲英语是任何职位的一项要求，但如果不会讲英语就无法参与，那你们如何确保多样性呢？他们首先需要学习英语才能适应相关职位吗？这是我的问题。

扎希德·贾米尔：

不需要。我不认为比其他人多懂一门语言是一个大问题。当然，ICANN 内部的工作语言一般倾向于为英语。我们发现，讲法语的人，比如来自法国、拉丁美洲等地方的人，基本上都能够参与。事实上，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提供七种不同语言的翻译，这就是要告诉你们如何来鼓励参与。

只需记住，召开董事会会议是很困难的，因为必须提供董事会会议记录的六种翻译；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非洲工作过，那里有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和讲法语的人，要完成我们文件的翻译流程是非常困难的，那就是为什么有一种工作语言会非常有用的原因。我想那可能就是您所指的问题。

让我来告诉你提名委员会的多样性要求可能是什么。提名委员会和 ICANN 内部唯一一项强制和硬编码的要求是地理平衡。我们只能做到这样，以董事会为例，一个地区不能有五个以上的职位，对吗？一旦完成，那就是完成了。你必须在一些其他地区进行任命。

例如，假设亚太地区有五位董事会成员，那么针对该地区的这些职位要关闭。接下来我们只可以寻找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申请人。所以，地理多样性倾向于是章程中的一项硬编码规定。

此外，章程规定还需要考虑文化多样性、专业知识和其他方面，我们不讨论谁是提名委员会的人，所有 AC、SO（即咨询委员会和支持组织）都会派其代表加入提名委员会。这就是我们。我们不是某个特殊的团体。我们可能是一个秘密社团，但实际上不是。我们代表社群，对吗？我们有来自拉丁美洲、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方的人。我们提名委员会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它本身就是多样化的，但它取决于是谁派我们来的。有请，您还有补充。

阿布德尔贾利里 ·

巴沙尔 · 邦:

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意见。你们将如何对候选人进行检查？是根据其原籍国还是国籍或者...你们如何知道那个人拥有多少个国籍？他们可以作为美国人和法国人提交申请，你们如何进行检查？

扎希德 · 贾米尔:

好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必须留给候选人决定的一件事，但我们会进行审查。例如，我们有永久居住地的概念，对吗？我是巴基斯坦人。我是亚洲人或中东人，但假定我过去居住在英国，我已经在那儿居住了五年。那意味着我定居在英国。现在，由我自己来决定在申请中声明我是英国人和欧洲人，还是来自亚太地区的人。这是我决定的，但如果我做出完整的声明，在审查流程中将会被指出。谢谢。

西兰努什 · 瓦尔达尼扬: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 · 伊莎文

(ALEXANDER ISAVNIN):

我简单说一下然后提问。首先，我想请汉斯 · 彼得 · 赫伦在后半小时内留下来，因为他是地址相关社群背后的主席，来帮助菲利兹 (Filiz) 完成下一部分，他可能会回答问题。第二 [听不

清], 应汉斯·彼得·赫伦在 ICANN58 公共会议期间的这个 [听不清] 会议上提出的请求, 我考查了提名委员会的工作。我想说, 申请英才计划并不是很困难。我对结果很失望。似乎是我不够多样化。我的问题是, 你们提议 —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英才计划还是提名委员会, 我不明白。

亚历山大·伊莎文: 在我出席的上一次英才会议上, 汉斯·彼得·赫伦要求我们考查他们的工作方式, 比如他们提到的 DNS 鸡尾酒会等等, 所以我考查了。申请提名委员会并不是很难, 但申请英才计划有一点点难和复杂。结果可能是令人失望的。我想那是因为我不够多样化。明白了吗? 我这样说您明白吗?

是的, 但问题不是关于这个。您已经解释了你们如何推选最佳候选人, 但似乎您没有说明你们是经过适当推选或选举的、你们的权利和获得的信任或者你们应该很出色, 所以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更多信息。

扎希德·贾米尔: 让我来告诉您吧。您确实有一个问题。您说得非常对。我第一想到的是, 您是男性。不, 请不要介意, 这是非常轻松的氛围。我希望每个人都听一下。不要担心, 我们不会把它当作一个问题。

第二，我也是男性，我没有不同，那是真的。如果您来自欧洲或北美洲，您可能会有特定的问题。让我来给您举个例子。我将回答您的问题，但请给我一秒钟，因为这可能很有意思。

前年，我任命了很多男性担任董事会的其他职位。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想没有一位女性，但他们本身是多样化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有人是白人，有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有人是中东人等等，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在多样性方面做得很好。他们说，“女性在哪儿呢？”好吧。我们回复了。

我们有两个董事会职位，我们任命了女性。他们说，“等一下，她们两个都来自 GNSO。”“等一下，她们两个都不是美国人。”“等一下，她们两个都是白人。”看吧，职位有限，这是在质疑，所以我想说，不。没有不够多样化这种事。它取决于那一年的情况。取决于具体情况、空闲的职位、所发生的动态和我们要寻找什么。

如果您拥有专业知识，我会告诉你们，首先我们不会说，“先挑选女性”或“先挑选非白人。”我们从不会这样做。实际上我们考虑的是候选是否感兴趣，所以与那些无关。在随后的流程中，或许我们想要考虑，但我们决不会降低品德。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您会发现，女性和来自我们地区的人也不希望知道你们任命我是因为我不同的。那也有一点侮辱的意思，对吗？所以他们也不想要那样。相信我，我们的确将注意力集中在品德上。

您的第二部分问题，我现在已经忘了。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我想您可以不用回答了 [听不清]。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来讨论这个。

男性发言人（姓名不详）： 关于对各位的信任。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这很重要。

扎希德·贾米尔： 这非常重要。通常，提名委员会的人自己也通过了提名委员会的流程。我是说，我来自 BC，达蒙来自 IBC，汉斯来自 ASO，我们花时间在提名委员会上，我们接受评估，接着由董事会的子委员会选择要任命谁。所以是董事会做决定，但要基于可能通过了提名委员会流程的人。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最后一位发言人，黛娜，请保持简洁。

黛娜·佐尔法伊格·

亚尔卡宁

(DINA SOLVEIG JALKANEN): 大家好，我是黛娜·佐尔法伊格，我有一个简短的问题。你们如何决定 NCA 的第二任期，简言之，提名已经成功后你们如何跟进？谢谢。

扎希德·贾米尔:

我们不跟进，一旦我们任命了某个人在特定的任期内任职，那就结束了。我们与那个流程无关。事实上，任命谁是由社群决定的。但如果他们必须再次申请，说他们有兴趣续任，那种情况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在那种情况下，提出类似于“您有什么样的经验？”的问题可能很有趣，但我们没有您可能提到的那种流程。我们没有。但是，汉斯请讲。

汉斯·彼得·赫伦:

董事会对公布的提名委员会领导进行 360 度的全面审核。多年来，提名委员会请求董事会对自己做同样的事，以便我们可以获得你们的绩效评估，要求进行公布，这样不仅仅是提名委员会可以看到，其他派遣组织也能够看到，我们也鼓励所有其他支持组织做同样的事，这样不仅仅是我们派遣到组织的人而且社群的其余部分都可以看到人们是如何合作的。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棒的观点，但其中的部分问题是三年之后，当有人重新申请时，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已经变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首先挑选那个人。我们真的需要想出一个更好的方法

来向提名委员会提供有关之前在位的人的绩效的反馈。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非常感谢。我知道大家有很多问题要问提名委员会，因为我们真的有兴趣更多地了解这个委员会，但我想鼓励有问题、现在还知道提名委员会的人的所有学员，你们可以与他们稍微谈一下。好了，我想感谢你们抽空到这里来，期待下一次与你们再会。

[扎希德·贾米尔]： 非常荣幸。谢谢。非常感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我想邀请我们的下一位发言人菲利兹·伊玛兹 (Filiz Yilmaz)，他已经在这儿了。很抱歉。我们花了您的五分钟时间。

汉斯·彼得·赫伦： 在我离开时我最后想补充一下，明天上午 9:00 有一个提名委员会审核会议，如果你们对提名委员会比较感兴趣，可以参与进来与审核我们工作的人员进行交谈。非常感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汉斯，我想向大家介绍 ASO（即地址支持组织）的主席菲利兹·伊玛兹，话不多说，接下来交给您了。

菲利兹·伊玛兹：

大家好。感谢您的介绍。是的，我是地址支持组织地址理事会的主席。不是整个 ASO。首先让我直截了当地从最开始介绍一下。我有一些幻灯片，但我也想像在提名委员会会议中一样互动，所以如果有需要请打断我。

哦，我可以控制，那太好了。我确实喜欢自己控制。我并不是一个控制狂。

我敢肯定，你们已经对 ICANN 内部的所有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有了一点了解，但关于我们有一点很特殊，这是从我脑海中突然闪现的，名称 ICANN 中的最后一个 N 代表数字。我们在讨论 IP 号码和 AS 号码，我们有一个注册这些号码的系统。这个系统与域名注册管理机构系统截然不同，它仍然附属于 ICANN。

讲一点历史。事实上，在 ICANN 内部建立地址支持组织是对建立 ICANN 的响应，因为号码社群，即名称中的最后一个 N 在 ICANN 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些组织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候互联网开始成为工具。最初，它是一个学术、法律工具，之后它开始扩展。它变成商业工具并涵盖一切。如果你们对互联网的历史感兴趣，请来找我谈谈，我很喜欢那个主题。[听不清]，对吗？

有人在昨天的开幕仪式上也提到了，我想他是部长，我们有些人生下来就有互联网了，有些人知道过去的互联网是什么样子。我属于后者。我们过去经常谈到传真之类的东西，现在的小孩通过 Skype 来保持与其亲属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与我居住在国外的小侄子完全通过数字化来保持我们之间的关系一样。我是 Skype 舅妈。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回到过去，所有都是从数字开始的。它们被用作 IP 号码和 AS 号码来创建互联网连接，它们被确实实地记录在一些文件上，后来注册系统转变为号码资源注册，实际上它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乔恩·波斯特尔 (Jon Postel) 开始宣布“好吧，欧洲人，你们是否想要自己来做那些仍然由美国控制的事？因为它在发展并开始扩张，对吗？”之后。它变得越来越大，所以需要更好的管理和支持已经得到认可的这些随之而来的自下而上的社群。

互联网本身就是一项自下而上的技术。我是说，所有都从这个寻找 OSI 的替代连接的草根系统开始。你们可能已经听说过了。所以从最传统的电话系统跳出来，创建一种替代技术。这项技术本身有点难以控制。

这项技术出现时，系统周围已经有了社群，他们认识到了某一时刻的需求，既然社群系统已经存在了，现在我们将通过建立注册管理机构和 RIR（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来让它变得

更有组织一些。实际上，我们其中一位学员就为其中的一个机构工作。跟大家打招呼。我知道他来自 RIPE NCC。

之后 ICANN 出现了，这就需要将其连接到 ICANN 的全球系统，因为 ICANN 负责所有这些单独地区的高级注册。我们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区域系统运作得很好，有关这些号码的政策制定也正在进行。我们在区域层面实施自下而上的流程。让我们保持下去。该流程已经在起作用了，但我们将与你们联系，这样才能进行合作。这最初是在 1999 年完成的，之后在 2004 年建立了 NRO，并签订了新的 MoU。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菲利兹，我想让您知道，您还有三到四分钟的发言时间，之后是 10-15 分钟的问答环节。

菲利兹·伊玛兹： 那好。我只有两张幻灯片了，之后我将开始回答问题。

我们不在 ICANN 范围内制定 IP 和 AS 号码政策，知道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确实会制定政策，我再说一次，我是一个社群成员，我不为 RIR 工作，好吧？我是社群推选进入 ASO AC 的代表。我一会儿会解释这个，但我们在这些地区制定有关站点的政策，之后才提出了全球政策的概念。

我们有 IANA，你们知道它是以一种方式与 ICANN 联系的，它需要做一些事并将其应用到整个注册系统，这是区域政策也变为全球政策的时候，因为它涉及将 IANA 的互联网资源、这些 IP 号码和 AS 号码注册到 RIR 中。所以需要协调完成，需要根据一项真正的政策来实施。

每个区域在谈到相同的事情时，都有一项从 IANA 注册到 RIR 的具体政策，之后才被称为全球政策，这方面的协调则依赖于我们。再说一次，我们不制定政策。是地区制定政策。由他们来制定，当政策被提交到 ASO AC 时，我们会检查这个流程。如果所有地区都同样适当地遵循了该流程，我们便可以告知 ICANN 董事会，是的，他们遵循了区域流程。这是全球发展过程中一个经过适当遵守的流程，请你们批准，以便人们可以获得资源。这是我们的主要职能。

另一项职能是他们任命 ICANN 董事会的两个职位，即职位 9 和 10。你们知道，职位被编号了；必要时，我们也会在 ICANN 董事会要求的情况下向其提供建议。

现在，多样化是一大主题，我已经听到了。自 1999 年以来，我们的机构中就继承了多样化因素，我们的地址理事会中有 15 个人。每个地区有三个人。我将说明一下这些地区，但或许你们知道。五个人中有两个由社群选举，一个由 RIR 董事会任命。我们还有剩余，以确保真正地遵循每一个流程。

这不是最新、最正式的图片，但我却喜欢这一张。抱歉。我必须讲一下这个，幻灯片会在那儿提供，对吗？会提供的。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我可以与学员们共享幻灯片吗？

菲利兹·伊玛兹： 当然。是的。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我会发送给您，供大家查看。

菲利兹·伊玛兹： [听不清] 透明。这解释了我刚刚口头告诉你们的内容，对吗？区域发展在地区中进行，这些地区是地理区域，它们与 RIR 的服务区联系；AFRINIC、APNIC、RIPE NCC、ARIN 和 LACNIC，当上升到全球层面时，会将 IANA 的资源注册到 RIR 中以便进一步分配，之后我们才会开始发挥作用。

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第四个圆圈中。[听不清] 也和我在一起。他是 ASO AC 派遣到提名委员会的代表，我们与地区社群互动非常频繁，之后我们到这儿来与其余社群会面。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让我们开始提问吧。感谢您的精彩发言和有趣讨论。曼努埃拉 (Manuela)，请讲。

曼努埃拉·佩拉尔塔·
桑塔纳 (MANUELA
PERALTA SANTANA)：

我是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曼努埃拉。第一次参加英才计划。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只有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的成员才能成为地址支持组织的成员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因为我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组织的一员，所以我将是 LACNIC 的一份子，我知道如果我想成为 LACNIC 的成员，我需要像组织一样指定一个 IP 或在 ISP 中工作等等，我不知道最终用户或其他技术社群是否可以加入该组织并为其出力。谢谢。

菲利兹·伊玛兹：

就从我开始吧。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我应该说明这一点，因为我们收到很多这种问题。要参与政策制定流程，您不需要是 ISP 或以注册管理机构的身份从 RIR 处获得 IP 地址。以我们为例，对于 RIPE，实际上您需要的只是一个电子邮件地址。我们并非只在会议上制定政策。我们的政策制定流程附属于讨论阶段，而讨论阶段会延续一整年，任何时候都可能开始。它并不附属于某次会议。

您不需要亲自出席会议才能参与讨论，因为我们也使用互联网作为工具，对吗？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我们也允许远程参与，所以如果没有时区问题的话，实际上您也可以参与；这对地区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很少了。这就是我说它是真正的区域自下而上流程的原因，因为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需求。如果有九个小时的时差，那就很难参与了，对吗？如果这些会议经常在具有不同时差的地区召开，这会是一个比较实际的方法，但要参与政策讨论，您不需要是 RIR 的成员。

RIR 是我们的合法组织，他们需要开展这项业务，对吗？这就需要政府投入一些资金，所以董事会经常在不同的地区批准政策，因为这些政策通常暗示 RIR 要做一些事；作为负责的机构，董事会需要说，是的我们可以做，或这里有一个问题。各个社群好，抱歉请等一下，你们已经告诉我们了，你们提出了建议但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之后你们可以带着这个意见回去讨论。所以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过对于 RIPE（我不想讨论所有其他机构），您只需要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就能够参与。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有请 [法蒂玛 (Fatima)]，之后是凯莱布 (Caleb)。

[法蒂玛]： 大家好。我是来自土耳其的 [法蒂玛]。我想用土耳其语发言，但现在不可能。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您可以在线下这么做。

[法蒂玛]： 好的，当然可以。我只是 [听不清]。我想知道，地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应该在区域注册管理机构的管辖之下吗，因为据我所知，它们需要获得认证但与区域注册管理机构没有关联，因为土耳其在 RIPE NCC 的管辖之下，但据我所知，ISP 不包括它们。

菲利兹·伊玛兹： 好的。或许您从我的名字注意到了。我来自土耳其。实际上我可以用土耳其语回答您的问题。要知道土耳其也在我们地区，我可以自信地告诉您，土耳其有 [LAR]，一些 ISP 选择成为 [LAR] 并借助这种直接关系直接从 RIPE NCC 获得其资源，一些 ISP 选择与其他 [LAR] 合作并利用其他 [LAR] 服务来获取其资源。由于 RIR 通常将使用方式留给运营商自己选择，所以说这是一个自治的行业。

他们没有指出，如果你是 ISP 就必须来找我。它取决于您的需求，但通常作为 ISP，由于您的工作涉及 AS 号码和 IP 号码，基本上这些是您开展业务所需的最核心的东西，通常与 RIR 建立直接的合同关系对这些业务是有益的，因为那会使其运作更加容易。

这样回答你满意吗？我可以更深入地向您解释土耳其的情况。我也知道相关的历史。我为 RIR 工作。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凯莱布，您可以更靠近麦克风一点吗？

凯莱布·奥卢穆伊瓦·

鸥规德勒 (CALEB

OLUMUYIWA OGUNDELE): 我是凯莱布。抱歉，我只有一个简短的问题。关于区域 PDP 流程（即政策制定流程），我想问，如果任何政策在区域层面制定，比如说 AfriNIC（我也参与了），ICANN 是否受这些政策约束，表面上看，如果最初的制定机构将其政策移到地址理事会，地址理事会也受到在区域层面（比如 AfriNIC）制定的一些政策的约束。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不。区域政策制定只在地区内进行，事实上大多数 ASO AC 成员都参与了该区域政策制定。这就是他们了解我们政策的原因，这也是我们的社群信任我们将其与 ICANN 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所在。只有在旧的 RIR 需要遵循与资源的注册或分配有关的相同政策时，它才会变成 ICANN 或全球政策问题。

我们有详细的例子，即第 6 版 IP 全球政策，我们需要将第 6 版地址块分配给 RIR，接着 RIR 通过区域政策将这些地址块分配给 [LAR]，对吗？在这第一层，从 IANA 到 RIR（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需要该全球政策，因为它仍然需要所有 RIR 应用。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参与进来。第 4 版 IP 和 AS 号码的情况也相同。

我们有三项主要的全球政策，我们不希望制定很多，因为这些是需要从 IANA 分配/注册到 RIR 以便进一步分配的三项主要互联网资源，对吗？但我们还有其他职能，在 ICANN 董事会要求提供建议时，ASO AC 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也会继续向 ICANN 的其他部分提供资源，比如 ICANN 董事会从地区社群中选举两个人，我们也向 ICANN 的其他部分（比如提名委员会）提供任命。这样回答可以吗？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凯莱布，您在听吗？

凯莱布·奥卢穆伊瓦·

鸥规德勒： [听不清]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好的，谢谢。下面有请苏珊娜 (Susannah)、亚历山大和迈克尔 (Michael)。

苏珊娜·格雷

(SUSANNAH GRAY):

菲利兹，这其实不是要问您的问题。我只是想说明一下。您提到有一个 RIR 员工是学员，但实际上还有另一个来自 AfriNIC [听不清] 我看不到他，但是 —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实际上现在我们有来自 RIPE NCC 的学员。

苏珊娜·格雷:

实际上有三个学员，两个来自 RIPE NCC，一个来自 AfriNIC，我也是 RIR 的前员工，如果你们有关于 RIR 的问题，你们可以和我们任何一个人讨论。你们可以利用学员的知识。谢谢菲利兹。

菲利兹·伊玛兹:

谢谢苏珊娜指出这一点。迈克尔？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伊莎文:

非常感谢。你好，菲利兹。我们在社群中实施。我有两个问题，一个简单的和一个难的。难的是政策制定的结构，社群在 RIR 中如何组织，在 ICANN 中有多简单？在 RIR 中，没有 [听不清] IPv6 [听不清] IP 地址控制台，AS 号码 [听不清]。您是否认

为 [听不清] 太复杂，是否应该从开始分配号码时就传承一些观点？就像 RIR 并且更简单？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简单的问题是，你们是社群推选的，你们在这里和我们讨论，但在 RIPE 会议期间，实际上 RIR 是让员工而不是社群推选的人来报告所发生的事情等等，我觉得这很奇怪，需要一些解释。谢谢。

男性发言人（姓名不详）： 迈克尔，你是否可以补充一下，我们将回避您的问题。

[迈克尔·约瑟夫·
奥吉亚 (MICHAEL
JOSEPH OGHIA)]:

继续这个问题，这或多或少是关于您如何看待 RIR 的权力分散，对吗？因为我们有注册服务机构，它看起来像是更加集中的系统，但我们目前居住在一个分散的世界中，对吗？所以您认为人们可能会从中受益吗？谢谢。

菲利兹·伊玛兹：

好的。我将一道回答，我不同意您添加的关于容易和难的标签，我认为正好相反。让我试一试，关于第一个问题，可以更简单一些吗？只有在需求差不多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变得更简单，所以结构是取决于社群中认可的需求的，没有人可以自上而下提出。它来自于社群。虽然你们说 RIR 社群结构中没

有选区。我们可能没有，但它已经划分为很多个了，对吗？艾利克斯 (Alex)，您知道的，但那意味着专攻 DNS、专攻地址政策、反滥用。

我是说，我们也有不同的 — 您可以称之为选区。我们只是没有选择将其称为选区，我们称之为 APNIC，实际上是特殊利益团体，大家聚在一起说，“好吧，我想主要负责 DNS 或路由，”他们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工作组，比如 RIPE，对吗？他们在我们觉得有需求的时候出现，当需求不在时他们便消失。我们也知道，之前的一些工作组现在不运作了，对吗？

关于您的第二个问题，地区互联网社群中的 ASO 或 ASO AC 代表，这同样也跟需求有关。就 RIPE 而言，让我来告诉你们吧，在其他地区，我知道我的同事在每一次 RIR 会议上都要进行一次 ASO AC 情况汇报；但在 RIPE 中，由于它是运营商团体（比如欧洲网络运营商团体）会议与 RIR 会议合并，我们经常都会遇到这个议程问题，所以我们决定，只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汇报时才召开 10 分钟的信息会议，对吗？

但如果大家有更多兴趣，我们也可以进行。上次我向他们社群报告时获得的评价很低，因为他们认为技术含量不够，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避免每次都使用那个时间。

为什么让员工参与？ASO 实际上是号码资源组织，所以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与 IANA 和 ICANN 有合同关系。我们是志愿者。我们只能报告全球政策制定、ICANN 董事会和我们特定领域中的有关问题。

RIR 员工和 CO 需要报告所有其他运营问题，我想你看到的是合并的情况。这是感觉上的划分，并不是严格的分离。

我们仍有分散与集中的机制。RIR 最初有三个。这也是第一个 MoU 由三个 RIR 签署的原因：即 ARIN、RIPE NCC 和 APNIC，之后拉丁美洲也有兴趣建立自己的地区机构。他们成立了，AfrinIC 的情况也一样。那是在第一次 AfrinIC 会议上。实际上，会议非常鼓舞人心，他们获得了所有这些。

我们仍然有潜力，但要注意，创建、拥有社群然建立相关程序并推动它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想现在有很多社群都非常享受使用该促进流程和确定的机制，但如果出现第六个 RIR，我们也有下一步的措施。这就像你们建立自己的社群一样，你们和人们进行交谈，你们可以进行讨论，我将不

男性发言人（姓名不详）：发表一点小小的看法。我刚刚谈到的是更大的 RIR 的分配职责，对吗？对于一些较小的组织而言，或许是时候了，对吗？

菲利兹·伊玛兹:

是的，其中一些 RIR 确实有这种情况，比如 RIPE NCC 和 RIPE 的社群非常干脆，他们喜欢目标连接，但在 [APJ] 社群、APNIC 中，我们有国家级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他们在需要的地方建立一级，对吗？或者在要求的情况建立，甚至在 LIR 之前就有了国家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所以又增加了一级，你们会称之为不太集中吗？我不知道。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菲利兹，感谢您的有趣讨论和您抽空到这里来。掌声送给您，非常感谢。

我想邀请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发言人罗伯特·霍格嘉斯 (Robert Hoggarth)。请到台上来。罗伯特是 ICANN 政策制定和政府咨询委员会关系部的副总裁，他将谈一下 GAC (政府咨询委员会)，他和我们的优秀老学员之一拉皮德·桑 (Rapid Sun) 一起加入我们，拉皮德·桑也在 ICANN60 公共会议期间担任一些新学员的社群导师。谢谢你们的到来。我们只有 5-10 分钟的介绍时间，之后是 10-15 分钟的问答时间。他们告诉我，我们需要在 1:30 准时结束，那时有另一场会议要开始，所以话不多说，罗伯特，交给您了。

罗伯特·霍格嘉斯:

谢谢。西兰努什告诉我了，因为她知道我一讲起来就没完，停下来可能是两个小时了，你们所有人都会睡着，她将会给我提示，告诉我怎么做。大家下午好。感谢大家的邀请并给我们

留了位置。我非常高兴拉皮德能够和我一起到这儿来，因为他带来了许多经验，他熟悉你们参与的所有项目，还带来了真正的互联网知识，让你们了解 ICANN 内部的多个社群，特别是 GAC，所以我非常感激您能够和我一起参加这次会议。

我将一些我想要集中讨论的幻灯片分享给你们了，正好将它用作你们自己的资源来参考。当然我不需要讨论这些幻灯片。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是否有可能展示了。我们的技术团队可能遇到了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提前提供，但我保证我们将会与学员们共享。

罗伯特·霍格嘉斯： 我对西兰努什做了其他人对我做的事，我很抱歉。会议前一小时幻灯片出现了问题。我注意到计时器没有变，所以我们无需担心了。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我会确保您知道时间。

罗伯特·霍格嘉斯： 谢谢。您只需踢我一下。我非常感谢大家的这次邀请和拉皮德的陪伴，坦率的说，我对 GAC 不是那么熟悉。我先前在政策制定小组完成其他工作，这是我支持该委员会的第 13 周。

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我想你们所有人都会有和拉皮德一样的体验，我们来招募你们加入 GAC。

我们有某些基本的要求，你们中的八个或九个人在政府机构工作或为政府工作，你们了解，我们对被指定或自愿参加或在 GAC 中代表其国家/地区或政府的人有基本的期望和要求。但正如你们可能通过一些其他资料看到的那样，GAC 在 ICANN 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GAC 即政府咨询委员会，政府的关键角色包括带来有关公共政策利益、执法问题、公民权利、个人的行为规范方面的观点，在诸如 ICANN 等环境中分享这些观点是非常重要的。GAC 充分发挥其功能是非常关键的，它是社群其余部分的全面合作伙伴。

随着时间的过去，政府社群已经认可的其中一项创新是能够分享有关其工作、流程、运营方式的信息对于帮助打破与社群其他部分的沟通障碍十分重要。就在几年前，GAC 改变了其工作重心，基本上是说，“我们将对社群的其余部分开放，”大约两三年前，GAC 会议都是私下召开的，人们没有机会参加并观看这些会议。

现在，GAC 召开的每次会议都是公开的，但也有少数例外情况。人们可以远程参与也可以亲自出席，这是委员会理念及其工作方式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关于 GAC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很少有人真正地意识到，GAC 是所有其他社群中参与者流动率最大的社群之一。那是很多不同的因素促成的，但在我加入进来时，对我来说最显著的肯定是委员会最终能够如何有效地运营和完成工作。现在，您甚至不需要为此而操心。谢谢。现在的情况非常好。

人员流动或改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政府是一个庞大的单一实体，它们是非常有活力的，从这一点上来说 GAC 也非常有活力，近期和未来对于 GAC 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实质性关注方面是我们如何对这些新人进行入职培训。我是说，GAC 不像 GNSO 或 ccNSO 那样定期召开会议和每隔两周召开一次工作组会议。我们更多地是根据政府的节奏，集中于某次公共会议然后着手准备，四个月后进行八个小时的讨论，之后再过六个月我们才再次召开会议，ICANN 的节奏完全不是这样；自从约翰内斯堡 ICANN59 公共会议以来，在大约 400 个人中，我们有 15 位新的 GAC 参与者，分析一下，每年的流动率大约为 40%。

即使您假定这是过去三四个月内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一段独特的时期，如果 GAC 在整个多利益相关方空间中非常有成效，成为董事会和其他社群的真正全面合作伙伴，那我们必须找到让人们全面参与工作的方式；如果您允许，我将把麦克风交给您说明一下您参与的一些工作，以帮助大家更快速地了解最新情况，如果您愿意的话。谢谢。

拉皮德·桑:

大家下午好。我是拉皮德·桑。我是柬埔寨 GAC 代表，我想跟大家谈谈我在 GAC 中的经历。ICANN54 公共会议期间，我第一次参加英才计划。那时还没有柬埔寨 GAC 代表，之后我在政府部门中工作，我们努力让柬埔寨 GAC 代表加入 GAC。之后，我们也与区域办公室合作在柬埔寨举办了一些 ICANN 合作工作坊，区域办公室对 ICANN 合作工作坊和 [DNS] 安全性培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我第一次参加 GAC 会议时，我被推选为试点入职项目的学员。采用该计划是在去年确定的，目的是进行能力培养，为社群中的新成员提供指导，以便他们能够快速了解社群、积极地参与到社群中。那时我是一个学员。我的导师是特雷西·哈克肖 (Tracy Hackshaw) 先生。

他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 GAC 代表，现在，在这次 ICANN60 公共会议期间，我是导师，我有一个来自 [听不清] 的学员，目前我们正忙于制定 2018 年的行动计划，正如罗伯所说，GAC 成员数一直在变化，我们有一些行动计划数据来对他们进行评估，或对他们参与社群和 GAC 提供支持。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罗伯，我们已经收到了提问的提示，我们将开始提问。我们将从布鲁纳 (Bruna) 开始。

布鲁纳·桑托斯

(BRUNA SANTOS):

非常感谢。我是布鲁纳·桑托斯。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英才计划，第三次参加 ICANN 会议，我的问题的说明部分很少。我也为政府工作，所以我有政府监管背景，我们会经常收到来自公民社会和社群其余部分有关透明度和开放性的批评，我认为这与 ICANN 的情况一样，特别是在 [听不清] 情况下。

我是巴西人。我不会等待问题的答案。我不会偏袒任何一方，难道你们不认为应该有更透明的方式或应该从社群获得更多意见吗，与 GAC 层面不同，但从地区内部来看，因为代表参加了会议但没有真正地获得意见或与当地社群交谈，你们要如何改进？

罗伯特·霍格嘉斯:

我先开始，之后您可以补充说明。我不是政府代表，所以我无法做出权威发言。我认为，个别政府与其公民之间存在不同的关系，那是一项挑战，他们必须达到这些期望。

从 GAC 的角度看，就是要在可以分享什么和参与方面挑战极限。我想，最初收到的和提供给 GAC 的有关促进开放性的回复或反馈是非常积极的。

作为员工，我们总是从我们如何使社群更有效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开放的沟通渠道，所以我不会把它应用到个别实质性问题或方面上，但我可以强调一下，更多的沟通似乎总是有效的，或者至少可以降低对遇到的挑战的一些压力水平。

拉皮德·桑：

同样，在我看来，每个政府都有其自己的利益，通常我们需要保护与该国家/地区有关的文化、宗教或地理数据并保护其利益。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首先有请德斯蒂妮 (Destiny)，之后是布拉姆 (Bram)、[听不清]、杏树 (Anju) 和卡塔利娜 (Catalina)，之后我们看一下是否还有时间。可以吗？

德斯蒂妮·特查郝丽

(DESTINY TCHEHOUALI)：

谢谢西兰努什。我是德斯蒂妮·特查郝丽。我来自魁北克，也是一名学员。我将用我的母语法语来发言。

我看到，在 GAC 的成员中，参与的是国家而不一定是政府。我的问题是，为什么魁北克政府不能作为观察员成员加入 GAC，因为我们发现有时候 UNESCO 或其他组织有以观察员成员身份加入的政府。我也想知道，在各个政府中，你们打交道最

多的是国家/地区的外交部或通信和 ICT 等部门。关于 [代表性]，能够否决其他一切的因素是什么？

罗伯特·霍格嘉斯： 有趣的问题。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够完全回答。我的印象一直是，GAC 认可的是国家/地区成员的政府利益，而不是当地政府、城市等等。我们一直在努力，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公共安全工作组，由于想要参与并承认其政府职能的执法社群的恳请和请求，GAC 成立了一个单独的工作组来调查这些问题。所以，如果有与国家层面以下的当地政府有关的一些独特的职能问题，GAC 可能会考虑。

第二个问题我已经忘了，但我确定您记下来了，西兰努什，或者您还记得。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我写下了接下来要发言的人的姓名。

罗伯特·霍格嘉斯： 谢谢，我们以后再讨论。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德斯蒂妮，请抓住机会与罗伯特或拉皮德交谈。抱歉。布拉姆？

布拉姆·福德祖拉尼

(BRAM FUDZULANI):

我是布拉姆，来自马拉维。2014 年我第一次参加 ICANN 会议，我问了同样的问题，GAC 如何与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团队合作来确保未派代表参与 GAC 的国家/地区看到成为 GAC 的一份子的价值？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提出同一个问题的那个时候，我提到了我的国家和 GAC 网站上被列为成员的人 [听不清]，但我从未看到他们出席此类会议。

是人数太多了吗？但实际的影响是不可能有多多个国家的代表，所以我很感兴趣。谢谢。

罗伯特·霍格嘉斯: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我来回答。如果我说错了，请随时指出来、纠正我或反对我。我注意到您是一位导师。导师可以提问吗？我给您增添烦恼了。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每一次我们所有人都在学习。

罗伯特·霍格嘉斯:

每一次，每个人。我想是的，第一点是由个别政府决定派遣谁和任命谁。一些国家/地区不能派遣每个人参加每一次会议。有时候，他们不能派遣某个人参加任何会议。那就是为什么 GAC 有提供差旅支持的职能和能力，但那不是您问的问题。ICANN 中有两个部门与政府打交道，并期望鼓励增加政府机构

的参与度。一个是您提到的 GASE 团队，即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团队。他们有多项职责，但其中一项是向多利益相关方社群中的多个利益相关方传达有关 ICANN 的信息，所以他们的职责非常广泛。

ICANN 中的另一个团队是政府合作团队，他们几乎是完全直接与政府打交道，所以我认为应该让这两个团队合作，如同所展示的几张幻灯片中的其中一张所显示的那样。GAC 有 170 多位成员。从 GAC 的角度看，招募和增加人数并不是问题。现在，GAC 的真正重心是如何让这些人的参与最大化？我们要如何利用这些人才，让人们参与进来为董事会提供建议？

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地区，我会做两件事。一是确定 GSE 团队中的哪个人负责该地区。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团队。

罗伯特·霍格嘉斯： 是我先说的。我是一个糟糕的律师，是我先说的，在那之后我每次都使用缩写。我认为那是第一步。接触您所在地区的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团队代表，向他们提出您在这里提出的同一个问题，因为就像您说的，这始终是一项挑战，我想你们中的很多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我如何在 ICANN 社群中获得一些影响力。我亲自来参加这次会议，我如何最大化利用这次机会？

利用这次面对面会议的机会，你们还有两天半的时间，让我们找到这些人，以便可以和他们谈话，问问他们为什么我仍然看到相同的代表，我知道肯定有原因，或许我们可以在线下讨论这类问题。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卡特利娜？好的。在卡特利娜走向麦克风时，您可以发现您的意见。

拉皮德·桑： 回到上一个问题，关于提名 GAC 代表的政府部门，把它看作是您在所在国家/地区的内部流程，部门之间将会协调或沟通由哪个部门来负责，比如在柬埔寨，我们由邮电和通信部参与 GAC，所以外交事务部会授权邮电和通信部，或许 GAC 代表可以来自权利保护和知识产权部，可以在其所在国家的相关部门中考虑或协调。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我们只有三分钟了，所以卡特利娜请尽量长话短说。

卡特利娜·雷耶斯·

比列加斯 (CATALINA REYES

VILLEGAS):

我将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的问题是，我作为代表来到这儿，我为政府工作，我看到除了 GAC 之外 ICANN 还有很多可能性，但我发现国家/地区只能参与 GAC，他们只限于参与 GAC。所以关于国家/地区扩大在 ICANN 中的参与，可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社群的其余部分，您的意见是什么？

罗伯特·霍格嘉斯: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实际上我有几张幻灯片可以向您展示 GAC 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跨社群工作组工作、GNSO PDP 工作和多个工作组的情况。的确，GAC 的参与者可以利用他们在 ICANN 中的机会到多个不同的领域中工作，我当然鼓励您在您所在政府中工作的任何人或附属于其他政府的人利用好这个机会。

我认为，真正的挑战是个别参与者的时间、承诺、感兴趣的问题的宽度，这与多利益相关方社群的其他成员并无不同。我承认，ICANN 不是您的全部工作。

对于 GAC 参与者来说，该工作可能只占 10%。所以这个比例非常小，就像拉皮德提到的那样，这其中的挑战是个别政府必须做出承诺，考虑其战略是否有价值、其公民感兴趣的东西以及他们可以为 ICANN 投入什么。

我很乐意让你们看下幻灯片，我们确定某些政府和他们参与什么组织，你们可以联系这些参与者或代表，问问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并仍然保持着更广泛的工作组合。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感谢您的宝贵时间，罗伯。我知道你们有很多问题，但我们要结束会议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

[会议记录结束]